

跋涉者的足迹

张文勋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周年纪念

望天似水，連天，海宇
鴻濛一鏡懸，望斷水天
望盡交，反虛入渾
意遠。

蒋永文 牛军 魏云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3729-2



9 787222 037298 >

ISBN 7-222-03729-2

定价 32.00元

跋涉者的足迹

张文勋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周年纪念

蒋永文 牛军 魏云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跋涉者的足迹：张文勋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周年纪念/蒋永文，牛军、魏云编.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

ISBN 7-222-03729-2

I. 跋... II. ①蒋...②牛...③魏... III. 张文勋—纪念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012 号

跋涉者的足迹

——张文勋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周年纪念

蒋永文 牛军 魏云 编

责任编辑：王小燕 张旭

封面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印 装 昆明益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6.12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2-03729-2

定 价 32.00 元



1993 年张文勋教授摄于昆明西山



1993 年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路易斯教授合影



与著名学者钱谷融、徐中玉、吴宏一、王运熙、周来祥、张少康等合影
(1995年大理古城)



与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
(中)及台湾著名《文心雕龙》学者王更生教授(右)合影



与香港作家联合会主席曾敏之(左)、诗人王一桃(右)合影

2002年3月应加州大学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之邀赴美访问并讲学时与美国友人合影



张文勋教授在辅导学生



七十七岁的张文勋教授仍在给研究生上课





张文勋教授的部分著作及主编的书籍



张文勋教授为新建云南大学图书馆撰写的碑记

東臨碣石以記滄海水月滄茫山島冰峙樹木蒼蒼
 草豐茂秋風蕭瑟悲從興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左幸甚幸甚以此為神龜所託
 野有芝蘭情於丘園時為土產故為伏神志云云
 幸甚幸甚壯心已盡猶三期不復在天第怕一福又一永
 幸甚幸甚我以此神志又數同志正書 白也圖

張蘭亭詩兼公情續
 得者六封上伏惟公領
 匪餘冀面詔不次公情
 狀上 又數同志正書 白也圖

藍天似水，連天，海宇
鴻濛一鏡懸。望斷水天
無盡處，反虛入渾
意蘊然。

讀書偶得

拙文集出版之際錄舊作答謝光臨
座談會諸師友

文勛



張文勛
辰教師書

文勋先生

——序《跋涉者的足迹》

胡廷武

在张文勋先生的六卷本文集出版两年之后，他的一些学生选编了这本《跋涉者的足迹》，这不是先生的书，但其中的文字，都同他和他的著作有关。东坡先生有诗云：“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如果把先生的生平、著述比作一条江的话，那么，这一本书里，也就有了明月的光华，有了江水的品格。这光华和品格让我看来，就是先生的道德文章。

道德文章曾是中国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这说明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品和文品是并重的。《礼记》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完美人生的目标，其实讲的也就是品学修养，文章事功。除了孔子，其他中国的著述家们，也都热衷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宣扬道德文章这一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人文气氛中，一方面积极追求文章事功，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品质，从而把人品和文品完美地结合起来，希冀造就完美的个人人格。但是希冀是一回事，成就又是一回事，事实上这样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人，不是在文品

上，就是在人品上有瑕疵，造成他们和后人的巨大遗憾。中国古代的圣贤，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圣贤，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是道德文章完美结合的典范吧。我的老师文勋先生不是圣贤，因此我不敢说他是道德文章的完美结合。他没有当过什么高级领导，他以前当过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陆续担任过一些职务，也都是学术方面的，他现在在自己的诗文里称自己是一介平民；他大概也不能说建树了什么丰功伟绩，他对于时代和社会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他的六卷本的《张文勋文集》。但是我却真心地认为，他在道德文章方面，的确堪称我们的榜样。在《张文勋文集》发行座谈会上，我曾发言说，过去我们从张先生学知识、学做人，今天我们依然从他学知识、学做人。事后一位同学对我说，你说的正是我们都想说的话。

张先生出身于农家，小时候生活十分贫苦，他的家庭属于租人土地耕种的农民。他的母亲有一次去交租，地主指着她上缴的粮食说：“你这是鸭子吃的！”母亲只好哭着回家去。先生后来忆及此事，曾凄然写道：“鸭食充饥慈母泪，松毛取暖病儿身。”五岁的时候，先生开始进私塾读书，他可以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使他的老师因此十分惊讶而大加赞赏。这些“中国人的圣经”，自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中国文化的种子。大学毕业以后，先生留校任教，开始了他在云南大学 50 年的教学、学术生涯，这时是 1953 年。1954 年学校派他到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是时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到北京大学讲授文艺理论课，全国各大学都派了青年学子去学习。他在此期间写了《从文学艺术的特质去看古典文学作品》、《关于文学艺术的特征问题》等文章，他的艺术思想并不合时宜，等于是在那时文艺批评界只看重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大合唱中，发出了几声清越的高音，提醒了人们文学作品艺术特质的存在不容

忽视，透露了他的创新精神和锐气。著名学者蒋孔阳那时与他是同班同学，蒋先生回忆说，那时文勋先生“年纪较轻，思想最活跃，当时已初露头角”。蒋先生的话，勾画出了青年张文勋生动的轮廓。到1963年我们进校的时候，先生依然年轻，风华正茂，而且已经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学者。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眼皮因为过分劳累而显得疲惫，而眼眸却因为睿智而分外明亮。他的头上已经出现白发，那也是他的成就的标志和记录，一般说来，文字工作者做的工作，就是把头发的色素流泄到纸上，那么写得越多，自然白得越多。那时候的云南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刚刚故去，但刘尧民、张为骥、汤鹤逸、江逢僧、傅懋勉、王兰馨等老师都还活跃在教学和学术界，他们都是全国的著名学者。二年级的时候我迷上了《诗经》，并且开始做那一个短暂的学者梦，有一天上自习我正在翻《康熙字典》，江逢僧先生来了，问我：“你要翻什么字？”我说了要翻什么字，他拿起字典，用手一掐就翻到了那个字。接着，他又要我随便说一个字，我说了，他又一掐，找到了那个字。他说：“知道了吗？做学问就要做到这么认真，这么熟！”这就是老一辈的学问家。我想江先生是有点喜欢我的，有一回我在路上遇见他，他停下来同我说话，这时张文勋先生从大路上走来，他是那样的容光焕发，青春潇洒，他抱着一大摞书，同我和江先生点头一笑，向校园深处走去。不知为什么，我老忘不了这些平淡的小事，但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心里有数，张文勋先生注定是要接中文系学术带头人这个班的。时光过得多么快啊，弹指之间，这些都成了旧事！但就在我们这些他的学生经受着各种各样人生观价值观的诱惑，在矛盾中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时代的过程中，文勋先生却“焚膏继晷”、“探穴求珠”，成为了一代学问大家，在群

山环列的中外学术界，六卷本的煌煌巨著《张文勋文集》，无疑是其中一座醒目的峰峦。

以我对先生的了解，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又充满忧虑，他似乎一直在担心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不能广泛地弘扬，他印证了古人的两句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他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先生的学问，涉及到哲学、宗教、美学、古典文论、文艺批评等等，每一个方面都卓有成就，但是举乎全国，同时梳理先生的《文集》，我认为他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第一，他提出，而且较为全面地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文艺理论；第二，他几乎是第一个全面透彻地论证了中国美学的特征，在于儒道释三家美学思想的融合。

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方面，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一直在宣扬一种观点，即“中国古代没有纯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仅有一些零散的见解，没有理论的体系”。与此相关联，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完整的哲学理论。他觉得这样的议论虽然强大，但是片面的，他在自己的一首诗里写道“东风岂是无情物，方便西行逆水舟。”新时期以来，他一直在以很大的学术勇气批驳这些观点。他惊讶于有的人只看见纪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却没有看到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纪元前五世纪就出现了孔子那样的思想家，纪元前三世纪，就产生了荀子的《乐论》那样的专著。他在他的那些表面谦和实则外柔内刚的论著中，反复引证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李渔的《闲情偶记》等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来说明中国系统的文学理论是一个客观

的不容忽视的存在。先生尤其指出南北朝时代出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光辉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第一次建立了我国较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正像中国的建筑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的构建特点一样，中国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独特的结构风格，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其中所使用的文学术语，如风骨，神韵，境界，意象，体气等等，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含义，是外国的文学理论所不能代替的。他在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文心雕龙〉探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诗词审美》等。他的另一部著作《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被认为是“具有开拓之功，扩大了美学研究的新领域。”“标志着古典美学的总体研究又走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认为过去我们的注意力比较多的是放在儒、道、佛三家学说的相互排斥斗争方面，而较少注意他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其实经六朝至于唐宋以后，许多学者和文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美学思想，往往是儒、道、佛兼而有之，形成我国特有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趣味。要讲民族特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研究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民族特色，亦必须从儒道佛三家学说中去溯其本而追其源。由此可见他是一个目光独到的学者，过去我们大多只看到儒道佛三家之异，而他在看到异的同时却洞察到了同，从而把着力点放在互相融合这一点上，通过阐述和论证这种普遍存在的融合，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独有的美学体系。我相信他的这个观点，将像一束星光照亮中国的学术天空。

任何人在研究中国人的道德、气质、素质和民族性的时候，都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对中国人的影响，远甚于其他民族。文勋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旧体诗人，他的诗在中国的文人学者中有很大的

影响，他的一些诗句，比如像“斗室虽云小，胸中别有天”；“乾坤三寸笔，苦乐一床书”；“夕照湖光西子靛，晚霞帆影范蠡舟”等等，成了诗友们互相传诵的警句格言。他的诗重感觉，重灵性，追求真性情、真趣味、真意境。程千帆先生有八个字的评论：灵芬奇采，炳耀天南；我与他的意见一致，滇中论诗，我独服吾师。他写诗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写起来就比较随意，寒热冷暖，世运交替，每有触动，即有诗作。1977年他在宿舍的外墙边上搭建了一个简陋的书屋，他因为在逼仄的家居之外，又有了一间书房而欣喜若狂，于是成诗一首：“傍墙筑室喜幽居，眉睫风云任卷舒。砚浅能翻千层浪，毫轻足撰万言书。雕虫致疾人情远，探穴求珠世态疏。老大无成终不悔，此中意趣乐何如！”（《自建简陋书屋落成》）这简直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陋室铭》，但比起刘禹锡，其中并没有轻视“白丁”的成分。在这篇诗作里，他是一个寄兴高远而对物质生活所求无多、安贫乐道的平民学者，这也是他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风格的自道。他的家里没有任何奢侈的陈设，他日夜在其中活动的书房一点也不堂皇，天上地下到处是书。他满足于简单的饮食，与朋友在一起吃饭，有时会乘兴饮一两杯酒，但绝不多饮。他的穿着几乎永远是陈旧的，但在国外的照片却西装革履。他最大的乐趣自然是著书立说，但是偶尔也偷闲去游山玩水，他的欢乐一方面来自学者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来自平民的淡泊和知足。

文勋先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50年了，50年间使他感到欣慰的，除了他呕心沥血著就的六卷《张文勋文集》，还有他的遍布全国各地的学生们。他曾这样安慰自己：“毋须惆怅朱颜老，桃李满园柳色新。”他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个脸上随时挂着笑容的忠厚长者，一个诲人不倦的而又对每一位学生都寄

予厚望的导师，一个卓有成就的、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在教学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功，即所谓打牢基础，基础之上，则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学生们偶有成绩，他就喜形于色。有时学生的观点同老师并不相同，但只要言之有理，他也能欣然容纳，同时帮助出主意，使之完善。我的《梧庐随笔》即将付梓之际，请先生作序，他非常认真地写了4000多字，他的序言充满学术趣味。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也附庸风雅地爱好古典诗词，偶有学步之作，寄请先生指教，先生总是写来长信谈他的想法，其中多有褒励之词，有时还亲自动笔，帮助修改，他对于学生的责任心是终身不渝的。有一年昆明下大雪，对于四季如春的昆明人来说，下雪是一件天大的事，他们几乎不习惯在雪天做任何事，当一个学生犹豫再三终于走向教室的时候，文勋先生却冒着风雪已经在教室门口迎候他们多时了。这是我听后继的同学讲的一个故事。

他的夫人因病在家修养多年，他们彼此照料，嘘寒问暖，不避旁人。他有时也会介绍一些文章给她看，有一天我去看他，他的夫人对我说她看过了我的一本小书，这使我非常高兴。他非常爱他的两个女儿，我读过他为她们写的几首诗，其中的一首是教她们洞明世事：“木秀无忘风雨袭，花香应记雪霜凋。梓才岂是天生就，酷暑严寒不折腰。”有一年的中秋之夜，天色晦冥，他的女儿久待月亮不出，意味索然，他就写了一首诗安慰她：“风雨常如晦，阴晴意自舒。胸中怀皓月，何必苦踌躇。”这是教她们修养心态。他的情感之所寄，除了家人就是朋友，他在家是家长，而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有时则显得天真无邪。我知道他有两位上世纪40年代的朋友，风云际会，白衣苍狗，各人的遭遇不同，但他对他们始终如一。他有